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龍廷槐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sub>臣</sub>沈 霽

謄錄貢生<sub>臣</sub>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五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龔漢卿墓誌銘

龔冠從隴西李石授春秋大易其人專默靜篤謂可與  
為皇王帝霸之學既而習為古文凡所以讀書一惟文  
之求其說自先秦古書至遷固以下不論其詞務為深  
峭險刻絕人數等至使人讀之不能句龔從旁睨之捧

腹呐呐亦自不能疾聲乃始快幸以為篇之得意處其  
為詩尤甚以意立句以句立字以去聲病視他人陳語  
不啻疥癢著體必欲爬剔洒濯摘去乃已時出之以誇  
坐人人至捩眼不喜反憎嫉之至其好處又相與思而  
味之於別後以為可愛嘗謂龔曰文章聖賢中和道德  
發越於聲音語言而乃格磔聾牙於肝肺如落湍驚濤  
於礧實穿穴之中何以自毓於清明坦蕩之地乎嗚呼  
龔之所以不壽乎龔舉進士輒罷宋遠孫賈敦夫教授

簡州龔往從之率程其試於舉子為第一死之日大呼  
自指其腹曰此腹學何所不有才何所不可用以卒聞  
者哀之年若干卒以某年某月葬以某年某月龔世不  
仕娶楊氏未及月龔死無子改嫁龔一名齊褒字漢卿  
父某先卒殯既久龔死貧甚其徒為市棺以殯其父之  
側不能葬平日知龔者多名人率欲葬之而未果會太  
守鮮于侯侃舊識龔相與告之諾出金又相與賻者勾  
龍惠趙傳其學徒王珉劉崇王巖與持無服喪以藏其

事舉其父喪而祔以龔愛友以及其親禮也龔之文可傳者百許篇其母老弟弱讀其文必有終哀龔之身後者銘曰文可編貽其世之傳吁奈何乎天

王九成夷仲墓誌銘

君諱九成字夷仲石初因君亡友劉子夷叔而得其人蓋誠厚樂善知好吾輩者也始余與劉子皆居東州少交西州士未甚為西州士所知或足一至西州率睥睨諸公間少有一語合其他可知也劉子從李公瓌為辟

客舟行碎舟石佛灘下僅以身脫無一人哀之者過二江得君父子館於其家如素所熟劉子心怪之既而果為人排擠卒不合掉臂東歸謂余曰殆哉此行賴王君父子多矣且言君之賢能誦吾二人之文因勸余交其人余官成都君果挾劉子之知以來且自言從臨邛黃源學讀易久矣幸以劉子故得印證可乎自是率四十里間一早來暮去其來遇坐客劇談君抗身揖客坐席上欣欣若有得不出聲以去余固竒君之為人也後二

年劉子與余偕官東南時各出一文示人輒聲不能句至使人含怒裂去不顧以是多得唾罵益甚吾二人竊竊自語曰是前日東西州也况萬里吳乎此文王夷仲却知容吾輩也劉子死於館職余亦罷學官以歸官成都君之子知方來泣告葬日謁銘余曰是平日愛吾文者劉子死矣非石誰宜銘按君世雙流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卒以紹興二十九年某月葬以三十二年十二月年五十八娶袁氏一子即知方也所居竹勝處館有師

凡有書觴豆琴奕非獨自娛亦以娛客每客至多四方名  
士相與說學問文章子弟立侍几杖斤斤蓋一義方門  
也至君沉厚和緩望望若欲有施於世惜夫不工場屋  
舉子業而樂從吾輩為迂濶左計其卒止此也銘曰佩  
明月之旗不若紵絮之易衣饜九房之芝不若黍穀之  
易糜人棄我收爽世所宜二江合流沂海以西匪君曷  
思惟友之悲有愛其幽請相吾詩

王志遠墓誌

王君諱宏字志遠以紹興二十五年月日卒卒之五年其子謀葬而甚貧作貧無以葬賦泣血哀求於人人讀之至有為之出涕者呼為王孝子往往出錢助之又不能多其子得錢即買地既窆穴為墓材工徒皆集事垂十八九成或強家遣人出語怖憾罵言曰是我鄰為青龍臂不應穴堙塞之斥工徒皆散走王孝子又自作書咨聞強家必欲葬葬日益迫不得退炷香於得道山張仙翁求哀仙翁告之未言也李石適游山見王孝子者

癯然咿咿語若含哽不能出時作悲怨聲傍人至為叙  
所哀以告王孝子者泣石亦泣取其賦與書讀之問之  
則鄉先生王君之子也嗚呼誰非人子天下之至善極  
於堯舜之孝天下之至不善極於桀跖之暴今以堯舜  
之孝雖桀跖不敢以所暴加之至於一禽一魚猶知格  
心弭耳以聽者況於士類乎因呼王孝子手飯飯之囑  
之令改卜庶以是日克葬因携賦與書示人共得錢別  
買地窆穴為墓材工徒如初王孝子乃始拭淚視成事

舉柩衣衾而納之壙先是志遠之父母未葬並舉二柩同穴而以志遠附而窆焉實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娶文氏二子一女孝子名翔即長子也次曰某女未嫁翔傭以養其母而能自立於文嗚呼志遠為名進士困場屋以死今幸有子如翔者可謂孝矣王氏資中人唐功庭蘭之後因書之為誌云

勾龍府君墓誌

惟勾龍持正氏世種德不逢至其孫復成始唾手掇取

科第筮官成都撫屬自惟父祖槁項死場屋不振得一  
官無以致九泉之奉適其祖葬日逼自叙其世所出與  
其大母行實大軸謁銘隴西李石念與其祖為布衣交  
諸父為舊游復成則十年前泮林生徒也因謂之曰志  
其文則復成之文為已華矣何必更求若曰父死以子  
承重則諸父在以孫承重則二兄在若以已仕父祖不  
逮以遲於祿養則自言為甚難且至親無容至哀無文  
至痛發於涕淚聲音足矣復成之文不過徵取他人之

文以益其文有餘矣昔叔氏以禮許人人譏其怙且專  
曾申之於禮曰吾聞諸申之父且以孫文其祖之死不  
自專而聞有所從借以予為父祖之執也其言可不可  
者則有憑則應曰諾持正諱權為舍學名進士卒於某  
年月葬以某年月祔以周氏子若干孫若干墓在資陽  
縣某鄉他日併復成狀刻諸壙為誌

勾龍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持國姓勾龍氏昔有令於資陽諱偃者君其

後也方三舍法行蚤奮名場屋既升內舍適舍法罷後  
有旨免省當出官曰尚可老主簿乎卒低回不試或謂  
君隱於貧初無必仕姑以儒學媚世以毓德齋志云耳  
故其處已也退然若無所營毅然若不可犯其居鄉也  
以謹恭降其心以禮義和其色惴惴恐人之議其後而  
以貧名蟻之也資陽之南為東津東津之西有巨壑巉  
壁千尺有古鑿崖腹曰佛頭君擇勝處築屋曰此吾菟  
裘也每時節衣冠杖履長先幼從鄰里往來濟濟睦睦

相推敬或客至則爭為具務豐侈為驩客去則巾篚哀  
率為餞多君倡之也以門塾教同里有文學相輩行者  
必咨問之為詩文或暮夜推戶索酒吟賦喧闐至挽袖  
奪筆不醉不去余被丁丑號召携家艤舟訪其居君之  
內子錢於余之曾祖為姑姪相與團聚俎豆燈燭青熒  
子弟出屏拜客袖卷口誦近作詩賦求可否君曰吾自  
覺此是衮衮者差強耳余以是愧君年若干以卒曾祖  
某祖某父某娶錢氏先卒二子立夫德方皆從余游孫

若干人卒以乾道某年月日葬以某月日墓在縣某地  
余竊自哂君不余負而余負君何也始余以先君子喪  
居方舟君兄弟携子姪指環曰從賢師為致滂灑悅親  
可乎君之郎君亦疊疊下筆有序惜其不克卒吾業負  
老子所期所幸姪孫復成教授廣漢亦吾徒能書翁行  
實得以藉手為君銘銘曰內之有餘外之不願山林之  
華髮孰與黃埃之槁面及吾游從詩書履踐嘗欲以資  
中數君子者為耆舊傳矢銘厥幽一鄉之善

支興道墓誌銘

張子寬先生易師也以小學教授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皆以著數授之凡前輩讀易有聲場屋者自其門出石年九歲與支君興道吳君德駿同遊先生之門先生遇之不以童稚句讀也君長余三歲率能誦師說退即抗聲作色以鼓舞羣稚人爭竊其說以復於師而幸免者未幾與君各更師他門里巷不遠往來每示題義講說不異向來時然回視昔年淳和樸厚之氣已比比為

聲病舉子剽竊之文余則知之君則未知也一日君若有所憂曰親老家貧未即振發可若何余曰勉來相就坐羣兒間提秃筆掖公於敗亡未晚君以為夸而笑之君每試不廢輒不遇余登第興道姪壻趙達以狀元歸鄉支門爛然自榮君一日獨致僕曰他人飯新先輩禮也某於吾人豈敢泛泛於衆客杯酒僕仕成都學官興道以疾告未幾卒卒以某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石家居其子某兄弟袖卷不敢言而以泣拜出卷則

君之從弟全州戶曹日中狀云支氏其先出合陽詳仕唐為許州節度子師友官於資為資之祖資祖四世名漸者元祐八年以孝旌其門曾祖諱某則孝子之兄弟也祖成父翊皆不仕娶楊氏先卒再娶馬氏四子皆儒業三女一適侯播一適黃庭一許適侯棧孫五人君孝友溫豫喜愠不見於色龐然福厚君子也長於治生幾致富四子各占大第以處之病中召諸子誦書曰吾老手未嘗釋卷老病聞書聲則宵次廓廓矣汝曹勉而

持之以正學而不成不失為鄉之善人以卒君諱時起  
興道字也銘曰吾率夢與君遊小學如平生師操扑据  
坐君從傍也發笈執卷以立吾凜凜以驚夢覺則君死  
矣嗚呼君夢乎吾夢乎吾俾吾兒與君之子修再世之  
盟義久則重勢久則輕不忘素交以為君銘

王承信墓誌銘

承信郎王椿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祔以妻郭  
氏併其兄堂其長子下班祇應槩之妻田氏凡四喪皆

其子令望之舉也令望以左迪功郎合江縣尉狀來告  
曰屬襁兄弟父死緩葬且以疾不及來繼以其兄鄉貢  
進士令德書來又繼以其子壻前嘉州峨眉簿尉田俊  
心親來任令望不來之責且言其故甚有禮則按狀云  
承信君以其祖文至道間以南夷擾邊募子弟軍守禦  
朝廷旌其忠賜印名其所守山為青山許世襲為土主  
以主其子弟軍文之長子堂政和六年又募子弟軍與  
石泉夷人戰死事賜一子官以無嗣承信君以其兄陣

亡恩補官校尉該建炎登極恩轉承信郎知橫江寨未  
赴丁母辛氏憂登峨眉山一跪一拜事佛以致念母之  
痛乃曰吾所以執檄致喜者為親也吾縱未能執一矢  
效死戰陣忍坐視多事之世及鼠雀簿領間乎吾幸不  
至貧此生一廛地足矣性倜儻自適孝於親睦於族黨  
仁於里鄰而厚於賓客人有緩急捐金不惜幾至破產  
然好客飲酒自適林泉不衰享年若干以卒妻郭氏以  
某年卒二子槩前長寧軍巡乾道五年五月日卒次曰

令望業進士二女長適田俊心次適前資州司理參軍  
黃思立槩無子以令望之子榮祖為後嘗致論今之邊  
豪自募鄉丁守其地豈惟其父母墳墓之愛出死力不  
惜至其知山川險阻利害非他兵之比此李衛公雄邊  
子弟法也瀘之王氏世守忠義不變青山之寢恩未艾  
也而承信君其力可以自致而父子一官止此耶吾友  
正字劉夷叔漢嘉守白麟皆以文誅之其可不銘銘曰  
一組之容勇不如陣一錐之舌銳不如刃吾寧去彼取

此對青山飲酒以佩青山之賜印乎吾固知君之豪而  
銘諸重以客之言為信

范叔源墓誌銘

范氏自忠文蜀國公以名節大其家至猶子榮國公淵  
深質正不見圭角而太史唐鑑公凜然可畏克肖蜀國  
凡范氏食之而不盡者非一世之積故蜀之言家法者  
首以范氏而蘇氏次之石蚤客於范氏獲交其羣從子  
弟頗多賢而有文不相依藉各欲自立而叔源諱淮以

贈太尉鍇為曾祖以榮國公百祿為祖以贈太中大夫  
祖述為父其世代著於天下人知尊敬而叔源能知上  
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公恩得官年未冠頗  
欲深却以收文字之績始試吏為仙井監錄事參軍以  
鹽法與長史競不屈於勢有識者益知范氏之有子以  
從兄塤將漕本路換榮州錄事參軍其辨金氏獄直數  
十年之寃金氏素偃以喜故失杖而起一州推其神叔  
源自挾世學不少與當路要人屈故宦薄不甚進辟監

蜀州黑水鎮酒稅監成都府王店鎮酒稅監成都府商  
稅雖筦庫間不為苟計如減虛額核羨緡類不觀大吏  
顏色故始知叔源者終益不合晚乃用舉者得右宣教  
郎覃恩轉右通直郎知簡州平泉縣未幾而叔源引疾  
去矣疾少間轉右奉議郎知雅州廬山縣縣扼制夷蠻  
以互市畧相羈縻叔源增碉門犄角之戍而嚴禁姦民  
之私為市至今為法未幾疾復作遂以不起凡廬山之  
民哭之者廢其市實乾道丙戌九月十二日年五十二

方叔源年少時欲起榮國太史之絕學以上襲忠文滿口故家典型而問學淵源內有師友蓋所至薄其官若泛然者已有聲如此而乃不克壽其可哀已叔源有子仲黼清苦而甚修久從石游將以乾道辛卯十月二十三日甲子葬叔源於雙流縣宜城鄉諸葛里曹池山之原以其母王氏之命求石書其墓石於叔源父子蓋數世之交且斯文相與不薄石其敢辭叔源二子長仲黼次仲芸鄉貢進士出繼仲兄之後女三人適王晞孟程

師獲餘未筭凡墓誌之所不及者仲黼家傳為詳此不復著銘曰世可以髣髴王道者惟故家為然世益久而益有所憑藉宜其孫子多賢如蜀之范蘇誕后稷之穡者蓋踰百年矣文獻可考豈與夫崛起者校其後先哉如叔源氏欲永其世而或勝其天尚有諸子能力於學以大其傳

文溪居士墓誌銘

文溪居士者楊紹肯堂也肯堂資之銀山人文溪銀山

之佳處肯堂之隱居也故太史邵公博曰東園公以所  
居得名肯堂終將隱於文溪雖名不嫌故肯堂得以名  
始肯堂為進士意行行欲唾手取富貴不得試則又以  
其康濟皇王帝霸之學移之於樹藝果蓏之細自以當  
世軒冕之榮不博此丘壑林泉之勝其有取於文溪之  
名若甚廉凡世人所必爭者在所不屑而世或不信何  
也初肯堂家所資不薄所交皆豪右聯車馬接杯觴所  
至人爭後先延納聲稱豈遽甘為山中之癯顧所爭於

一試有不獲已者然則隱於文溪而士名之居者於肯堂蓋屈也曾祖翱祖恕父中邵山谷所志寬之墓寬之恕字也肯堂與其兄綰皆及見山谷故肯堂兄弟所藏山谷篇章筆蹟為多交游以經前輩所推許者益歸重焉娶何氏生二子曰璋曰某皆卒二孫曰某曰某方璋未死時謁銘以葬其父甚急念不敢虛人子既往之心於九原也則為銘銘曰我訪文溪溪花始開鳥鳴花間相客酒杯居士拍手顧客以咍曰此過眼如風中埃別

日幾何視此溪水人則不過溪名之侈一經品題斯為可恃彰厥有來棲鳳之址

鄭隱君墓誌銘

美原為虛以鹽為實蓋江漑之市地隔江望葛仙山在拱揖間人驚其市為井故環井以居僅數十主其地以致富多詩書大家惟鄭氏富而學者故以衣冠持世久且不廢其子弟羣從文雅鬱鬱視仙山俱秀為秀民惟鄭氏為石之母太恭人杜有對假兩姨親甫冠獲至鄭

氏有簪帽扶杖白鬚鬢狀甚古立受拜問訊諸生學業  
如前輩不倦其家塾多騷士詞人為教授其後生郎君  
裘馬鮮明呵喝出入好場屋聲名每每醺酒為聚會夜  
炬火吹竽擊鼓達旦笑語其一種豪尚可喜其間又有  
澹然自得几硯不羣則今鄭丞君粹道也粹道於余有  
十年之長凡至粹道必陞堂致拜其母多曉客語或曰  
向年少郎話有味宜交之後四十年與粹道相視官路  
各為翁矣一日粹道執石泣曰父母未葬父不及見公

而母氏知敬重於公敢請銘則按張緒主簿狀云君諱某字某其先榮陽人唐宰相諱綯生二子曰臯官榮之資遂為榮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譜相聯不以仕名唐四姓之一也隱君世儒不善治生業卜別墅美原江上以牢盆致富常恐遂墮素風故雖逾修先業而於什伯錐刀不屑也其家範儀矩付之儒術而教子丁寧委之師友而施予不倦付之道塗醫巫卜相技藝者之口故視諸人蘊利自封者獨能不衰又有一事甚異一日廣

漢得危疾或勸以作大願力可逭死君曰吾鄉之龍灘灘  
磧高如狼牙羊角舟不戒多覆溺儻得不死當竭家財  
除去之後還鄉方興役一夜失磧所在今為平川往來  
者以為君孝友誠實之感娶景氏後十五年卒年六十  
八以卒卒以某年月葬以某年月以某氏祔墓於某山  
子女若干銘曰水鑿鑿盆牢手作山峩峩仙風不磨墊  
孰利詩書不墜惟父惟兄九原幽寤永世之銘

范隱君墓誌銘

先君子與鄉大夫謝廷直善石每念幼穉時廷直過門  
先君子呼出侍側誦書及詩文廷直喜之因言其三范  
甥之賢以相勉且約日携三范甥入城見先君子曰此  
范君之諸郎也呼石出揖拜如通家子弟禮又指子駿  
曰此與汝齊年其人才過於汝數等矣可善交之後子  
駿伯仲連薦石兄弟獨後先君子每舉子駿兄弟以垂勸  
激訓勵甚至間三歲場屋未嘗不相逐各叙兩家嚴君  
責望之意以相警各駭然流汗抱卷屏氣帖息廊廡下

既而石兄弟忝一第而子駿兄弟始以恩榜奏名然兩家祿養皆銜痛莫及先君子去世二十子駿乃始謁其父葬銘嗚呼夙世尚何敢辭按君諱某字某范氏出高平之系自五世祖居龍水為聞家自成都范淳夫氏令此邑與諸范通譜講學問文章而龍水范亦有累世科第文鳴當世他人莫及也君在羣從間慷慨風節退然一丘一壑有輕去富貴之意任人之急成人之事闢館以重客推財以恤人孝愛而溫文謙厚而篤實使得

遂其志少見其所施於世豈特一鄉士君子而已哉嗚呼君既高蹈潛伏銳意於教子其子亦蹭蹬場屋天必有以處此今未可量也卒以紹興戊辰夏五月十七日年六十四後十七年隆興甲申仲冬乃克葬娶承務郎謝天隱之女三子亦辨亦驥皆奏名文學出官鼎四舉不第以卒二女嫁貢士謝時習進士謝時舉孫男九人銘曰惟龍水范以世學名君乃退然廉於取榮曰吾有子人授一經一門三秀捷於飛鳴其種之良其孰之成

有來不遲天意豈輕後將大之以韜詩銘

范元功墓誌銘

圭字元功更字信仲以舊字行於黨友間丙午穎昌敵  
禍敵以元功是年拔解為有名進士乃縛載駝背入燕  
山厚館之與讀書郎君處時宇文虛中叔通司馬朴文  
叔朱芾輩皆朝中名流相與說中國學問間得炷香南  
望慟哭敵欲屈之不能然亦不忍殺又欲更轉入北地  
乘間脫去入府州折氏可求世襲遵中國正朔義元功

為人壻之元功既得婦盡得折氏所藏中國四庫書讀之固非所樂折氏知之因題其所著書曰歸蜀集而名其所生子曰蜀孫居頃之李顯忠自延州擒羅索不殺與盟而縱之欲與借兵西夏俾為內應以恢復五路既而夏人先破麟府二州元功避亂入晉山軍夏人又夾圍晉山軍急外援已絕時中國和議詔適至元功縋城出謁李顯忠曰公所為此舉者為中國五路恢復計也今和議之詔已至願約夏人解甲拜詔公之忠誼豈惟

惠此一城因出詔與顯忠讀之泣下夏人果解去顯忠  
歸國元功亦迤邐至蜀走行在所自列朝廷以顯忠忠  
節因以及元功也錄而官之為右廸功郎監潭州嶽祠  
郭浩帥金州才其人辟為錄事參軍又辟洵陽簿關陞  
從事郎以賞循文林郎知閬州奉國縣以舉主改宣教  
郎監興元府稅姚公仲欲招而客之元功冒大暑携家  
赴之卒於梓潼驛舍年四十九元功先蜀人親忠文公  
之曾孫生於許負汝穎奇氣流落兵間有幽燕豪俠之

風至其發為文章和厚清深則元祐子孫家法也方元  
功西歸石亦客成都時蘇子籍程子揆王子灼譚子拂  
雲與石羣從多俊人日夕文字往來或頃不見折簡遣  
人杯酒相鉤致酒半能轉喉音作南北胡漢語言至天  
下事兵家利害所歷山川道里可攻可守此勝此負如  
析毫髮指掌間能使人意感神馳而悅其言也嘗曰國  
家能用度外士則大功業成矣長轡短馭而欲求天下  
馬乎曾祖忠文公諱鎮祖某父某先娶折氏以卒再娶

樊氏二子某某卒以某年某月日葬以隆興二年十二月日有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甲戌之冬再見元功於太城已怪其火浮土濁喉中軋軋如逆流挽舟之聲問之則食乾腊飲酒而龐然以重其形此距其死無幾日矣文章功業得失重輕在元功特一瞬目也若雀之與蚊虻嗚呼元功曷難厥生岷山不磨有風吾銘

蒲隱君墓誌銘

閬中蒲氏多父兄子弟各能推其先閬詩書世傳以矜

耀於人檢束繩墨自有一種風氣大受自號漫叟仕不進而性學甚明詩甚有句法足以傾時輩凡蒲氏俊少皆習其傳大觀大淵經學義理益邃詩如漫叟之工雖困於布韋而聲名所歷不減王公之貴所至稱為佳士脫去塵外可珍也大觀者諱某中奉公仲子法當得官而推避引去不屑欲自致科第卒不如志隱峨眉山下築室榜曰心遠漫叟為之記許之曰仲氏吾見其止之也大觀亦自信不疑飄然處油然忘林泉勝處澹然如禪

人幽子抱被裹帽即往茹蔬飲水落落所至不問真盛  
時遺逸難進之君子歟年四十七卒於洪雅曾祖某官  
祖某官父中奉公某娶某氏二子棠槩以年月日葬某  
地其子槩以其兄懿文修職君狀來請銘石知其人且  
交修職兄為深銘曰卹焉逸足車下之不屬冥焉竒翼  
樊中之不畜士有說焉於或進或退者所不能名而銘  
以誌其獨其藏為隱君子之谷

馮主簿墓誌銘

己卯冬石以太學博士罷宰相憐其無罪俾典成都學  
且寄聲曰此小司業也到官喻以朝廷養育意示以成  
均舊規生徒負笈至千人以上諸司大吏與一二大將  
相與贊喜出金助成時吾友馮懋適為錢糧官曰此盛  
事也吾黨可以鋪餽來傾廩以給無難事比之囊橐鼠  
雀斲斲者有間石以是賢其人會懋舉父喪事遣其弟  
恕躡屨泥塗數百里不憚自其兄官上攜其叔中江亟  
之狀謁銘且恕亦泮林生徒也其忍違諸惟普之馮氏

世為閭家其父子兄弟以詩書相頡頏雖甚貧不破業  
雖至老不廢學其為名卿才大夫者踵武以至代有人  
也主簿君雖老於縣曹然有子登第能文其季二子亦  
俊於學問其所得比於諸馮者未可涯也喜藏書至萬  
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即惟書之市曰有一不惜蠹  
淫吾書非儒門子也累薦晚年乃與郎聯輟場屋以特  
恩調官人固哀其不遇也年三十五以卒先娶李氏再  
娶張氏再娶趙氏三子懋為昌州教授季郎曰思曰恕

皆李甥也二女嫁年某六世祖太保公諱知微曾祖某  
奉議郎祖某父某依雙溪李氏以居今居樂至葬安岳  
縣祖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余嘗過主  
簿君之故居其所以畀其後森然一水一竹足為久大  
之模想其父子兄弟吟嘯翔步於風雨淡泊之不渝尤  
恨不及把酒登堂以發其屋壁之書銘其幽竈其忍忘  
諸

塗勉仲墓誌銘

按元稹傳載嚴礪節度東川沒入居民塗山甫等八百餘家田產奴婢為稹所劾礪與山甫皆東川人豈有怙用其勢以暴其鄉之人如此蓋以素仇所私非一日耶今塗氏嚴氏皆為梓望姓兩家阡陌相接如昔時而詩書家法葉葉相與通姻婭甚歡塗出山甫而嚴出礪無疑也嗚呼退之援同姓於毛仙翁孔文舉記通家於李元禮吾儒以冠為婚以明易之變浮屠氏以平等視冤親痛一念之由失至百劫相讐不悟可悲也夫中江塗

勉仲者娶嚴氏兩家有佳子弟多從余游而勉仲尤厚者勉仲之弟端卿於余為同年進士而勉仲兩郎曰森曰柄亦得以藉口意愛如通家骨肉余為學官成都勉仲歲遣兩郎修執經禮逮倅彭至閒居資中兩郎子往來不絕森柄得於二禮大小戴氏學亦出父之親授也森以治禮兩預賓薦柄更從余讀春秋勉仲倉卒得腹病森留侍父病柄適留資未知也勉仲且死執森手曰汝力學無以怠惰汝等李氏門終可依以卒森計書

詞來資速柄歸云爾也端卿狀云勉仲兄葬有日森視  
窀穸大事不及來舁柄挾狀以謁銘余固不以森為不  
敏而痛柄之請詞苦苦再三為得禮也縣有塗使君祠  
則勉仲世為中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業儒不仕  
勉仲儒者於生事不疎而有理以自給其所樂予則里  
鄰吉凶緩急佛道祠廟橋梁營造首倡悉力不吝惜至  
焚券市義又不知幾何人然其人剛介有守凌轢非意  
如丘山欲壓者一毫不挫也至今牛翁爭蹊與里胥之

珥筆者猶佩勉仲高誼以自慰伏其晚進鄉校小生服膺善訓於勉仲者可忘哉年五十六卒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兒日讀書翁喜傾耳兒今嗚嗚哭翁淚洗垂盡之言兒奚不知清懷之葬使君之祠

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資中下邑少為學不若章句儒獨好春秋喜說王霸縱橫大畧家業雄於財次雲因累世之資施與四方遊士頗襲關中大俠名迹是時敵再入中原張

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雜論史漢形勢復間以  
春秋談劇索酒歡呼顧一邑若不足容我其英傑凜然  
聲播國中有聞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願交不得  
交者率以為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此客之  
死喪婚祭學之未有成與寃之不伸者皆以望次雲獨  
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坐此貲益落然  
猶假貸其族以為義不悔也次雲博衣大袖過市人無  
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車蓋尊敬之如此其或少爭語

必取訂焉有隱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檢一鄉率賴以多修護之士次雲蚤以春秋薦上凡三登名輒外省報罷以為是不足溷我歲戊寅辦舟東去且哀所有書欲扣闕下舟具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為者霜月清冽脫帽解衣得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友聞之失聲其里中至為端月廢相慶次雲有祖母柳年高供養甚備次雲死柳鬱鬱不樂援太母恩得封太孺人以慰其心

後亦卒次雲父母未葬欲營寬敞地以待置守塚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泌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翱父奎皆不仕子仲部一女適李圓次雲有弟濤亦卒兩房孤孀以乾道辛卯十二月己酉舉三世五喪葬於資陽縣三江鎮丁山之原次雲久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真可託而次雲亦謂石可為好者故以吾子圓娶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把酒論文追道少年逸氣以為樂而不可得矣其尚忍銘銘曰以

氣養學擴之浩然豪邁不羈其才可賢屈折下士其性  
則天與之以彼靳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  
容言乎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六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李隱君墓誌銘

君諱騏字致遠姓李氏年六十五卒卒以隆興元年八月二十三日葬以乾道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先葬期其子厚次序君狀實謁銘曰幸同出簡譜不敢以屬他自簡道資一再往返拜請愈力辭不得且厚夫婦嘗剔股

肉愈母疾是宜得銘則按君與余同出唐隱太子小字  
芝蘭者其子諱文釋遷蜀之簡葬之為始祖由簡以別  
平泉貴平資之北門為三由資以合於平泉由平泉以  
合貴平世數昭穆君子余為諸父行君之猶子鼎為同  
年進士與平泉羣從兄弟往來知君家詩禮儒學所自  
蓋以孝友誠實信於鄰里而聞於道塗有巖穴奇異之  
行而不窘險以自困有豪俠邁往之氣而不矜尚以自  
用士大夫之過貴平者聞君之名必歎其廬而求識君

面曰此隱君子也有夜持杖入為盜人殺之里保以殺人告君以暮夜殺盜有法反以殺人論將獄及非辜力止之曰苟有坐吾任之官歲大作祿津橋隨作隨壞君曰苟役病也與其歲以苟役病民請以身視役庀成潦不能壞歲役乃寬折券以市周急之仁讓畔以平牛翁之訟至所緩急不以有無為解且曰乾餱既愆民甘於不仁吾特倡力以愧吝嗇貪鄙之心非以富沽市井名也聞者愧之曾祖世長祖交父堯封不仕娶文氏先君

五年卒祔君喪以葬於隆州仁壽鄉三子厚將仕郎金州司戶叅軍次曰厯曰厦皆業儒三女適士人王攷文廉能文尚能右厚狀之詞云爾狀又云八世祖諱堪節度正散將充陵州軍事押衙左一將銀青光祿大夫死事其母誅而碣之云涪江靜寇沱水遏兇譽播兩川功高受禍自古以來名將不得其死又曰迎靈柩以歸鄉大置墳之所則八世自簡以別於貴平為鄉其久審矣其曰節度正散將陵州押衙左一將者當是西川節度

陳敬瑄牙將也佐高仁厚與楊師立戰於涪城豈遂死  
師立之戰於涪沱間乎其曰不得其死者或遂以功高  
併與仁厚為敬瑄所不容也唐紀載僖宗五年駕至自成  
都以正月改元光啟誅八月猶曰中和者蜀亂正朔隔  
絕未通誅文可觀特考正而表出之銘曰儒俠並用學  
且藝將種弗耀豈其世衆山一雲念含涕矢銘厥幽尚  
永裔

李隱君墓誌

石家本唐李氏自為兒時聞大父行言葬於簡之平泉  
其入蜀之鼻祖也雖居資而於資為孤族五世昭穆所  
與親親之恩不絕者視簡族為之本故簡之諸李皆得  
以譜通夔中者其女兄嫁三江陳泌吾遣吾兒娶泌女  
則夔中之甥故夔中與余為兄弟行夔中曰吾葬父矣  
請謁銘按夔中父隱君諱某字某本太學生先世大父  
某進五經義天子嘉之命直講太學故君得侍大父久  
留太學肄業幾十年年甫十八程藝率抗衡英俊燕雲

兵起朝廷訪材武甚急君曰吾三世儒者困場屋一官  
幸捷中何擇哉即習武舉亦屢中程未幾罷武舉西歸  
會靖康下詔復武舉州家以君應詔有旨令直赴殿試  
至中道京城破而返卜築林泉作亭名逍遙以老焉卒  
年六十六娶張氏先卒再娶楊氏生二子夔中粹中粹  
中亦卒五女皆適進士其一即陳泌也

景德友墓誌銘

壬午夏考試臨邛景德友適為臨邛縣因見之德友面

目有憔悴不任之憂問之則曰令以撫摩愛養為職而誅求暴橫者得以擾之令以慈惠循良為心而培克彊禦者得以勝之今將逢大吏之怒不免於此必矣語別未兩月德友以計聞嗚呼德友魁然丈夫大腹長幹笑談折衝俗子間獨不能容細碎米鹽計乃以令一邑死乎德友鄉侍親官上庠學天下文章不能自致一第而以世為官是困其所學也試吏三十年以才業策畧所至為東閣重客卒碌碌不盡見是貶其所施也與之語

色和而不暴與之處氣龐而不亂不至褊淺肝鬲謂必  
能寄煩任刺乃反死矣是嗇其所賦也德友葬有日其  
子大同以其弟鑄狀乞銘德友諱某姓景氏世普慈人  
曾祖某祖某父某以紹興五年郊恩補將仕郎辟川陝  
茶屬闕陞右從事郎江津令未滿除秦司茶屬秦司罷  
除瀘南帥屬未滿又改除四川茶屬以舉主改宣教郎  
以茶賞循通直郎潼川郪縣丞丁中奉公憂服除知中江  
縣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循承議郎卒以隆興元年

某月日癸以二年十月年五十七娶張氏贈孺人三子  
大中右迪功郎瀘川尉後一年卒大同右修職郎眉山  
尉大亮業進士六女長嫁右承事郎鄧樞次適楊元行  
餘未笄葬於導江長樂鄉從先域也銘曰以穀治病誠  
不如蓼之苦以麟為捕誠不如貓之武服膺禮義而仁  
以行之誠不能見人捩目而含怒嗚呼德友死乎吾以  
銘其墓

任承信墓誌銘

君諱衍字達夫姓任氏本眉之諸任為望族侍其父黃  
中徙黎再世矣丞相虞雍公允文守黎黎瘴鄉以薄寒  
中人如瘡狀皆瘡黃上浮下弱土無藥醫得君甚喜因  
令診視屢效問以所得君曰人稟於天而氣血有肥瘠  
多寡適天之寒暑小變人以所稟感之彊為弱疾弱為  
彊疾以違天中和之氣為醫者或偏陽以治陰或偏陰  
以治陽一毫千里經絡從之是以藥殺人雍公曰此昔  
人醫國之說也未幾雍公當國呼與俱經所療治國醫

無出其右尋命以官為承信郎幹辦官雍公進退天下士善善惡惡君宥為蜀士道地不少如與黎士置料場取士所得士與中州比人以是賢之會雍公宣撫四川君卒於漢中年六十四卒以乾道九年五月十一日葬以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葬黎之漢源縣某地二子長子某以樞府恩補登仕郎次沅承信郎二女長適進士范仁次適鄉貢進士樊熒余守黎得瘴疾命診之曰表膝風邪投劑即愈又曰使君於黎厚矣兩邊不聳治之

寬猛猶吾之對病為藥余首肯之會余被召去黎君送出邛崃關夜分呼與語知君有性理學且知佛書其通於醫信矣君孝友好義傾貲以救人緩急前後葬遺骸放生皆可書銘曰一棟之隆不如礎萬里之翼不如風吾學岐篇妙與天通言可醫國瑣瑣疥蟲有不足攻銘執其寔水複山重

程通判墓誌銘

石歲壬午被命倅彭與程子伯友為代先日伯友以書

往來平昔相好也至期伯友坐累對移不得以倅事交  
手相付每每以為恨而深致嘆息者州賴伯友以濟以  
善其後者甚多且彭三邑廣袤百里歲費二百萬是將  
安取未酤而催酒息未摘而須茶課夏秋未熟而前期  
探賦甚於履畝籍苗而取者自非苟且權辟為名與減  
舉員定賞格至無人敢令此邑民急則操吏吏急則持  
官摸棱齷齪幸免以去者其為員丞如我輩不武多矣  
伯友一事一件皆有條目可考如築芳菲館特其遊戲

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後來者以母權子酒本續續不絕而息亦僅集至令他人以成能名伯友乃不免官坐嗚呼誰適階此耶嗚呼使伯友不死與今之為吏者比量材具未必不過竟止此耶伯友死葬有日其友榮州李使君以書屬銘則按伯友姓程氏眉州人諱某伯友字也以祖寶學公廕補登仕郎以右廸功郎監雅州馬務奏差綿州推官監味江鎮稅循右從事郎知威遠縣任滿舉主改右宣教郎知簡州平泉縣轉右通直郎簽書

合州軍事判官轉右奉議郎以年勞賜五品服丁母碩  
人憂外除通判彭州轉右承議郎該今天子登極恩轉  
右朝奉郎通判閬州轉右朝散郎卒以某年月葬以某  
年月年五十九先娶史氏先卒追贈安人再娶王氏二  
子畏蚤卒次子以德知為文以父蔭當補官七女長適  
資州右修職郎前階州錄事叅軍何師文次適眉山故  
右廸功郎臨邛縣尉呂道久次適隆州鄉貢進士陳厚  
次許字邛州將仕郎李某三未行君幼孤奉母孝而能順

諸父以色詞性倜儻有膽畧訥訥不能出口據坐對衆  
閉目若欲瞑臨事則決然抵掌蹋足不少回忌此其耳  
目習熟天姿英敏異乎以政學者也且如論馬政以杜  
蕃蠻之隙焚腐茶以弛官吏之欠綿州軍變則就察首  
謀者陰戮之以安反側之心平泉量田則曲循有詞者  
少更之以全經界之令其他學校之立橋梁之建所至  
皆好士愛民切切有過人者攝守事凡三懷安廣安彭  
州初不以時暫苟於攝以快其意是又可嘉者曾祖某

祖某父某伯友者張丞相浚席參政益趙待制聞皆欲  
交章論薦卒不賴其用自以有得於荆吳佳山水歸卜  
勝處作載書亭與英俊游曰此吾菟裘也銘曰借他之  
車或得而馳乘副之馬或繫而維挾短簞以自竭孰若  
抱長策而勿施載書亭中萬卷凜凜乎世授之師有韜  
其竈以詠銘詩

知均州常朝奉墓誌銘

常子大防與余善始余館成都范氏常子與范氏中表

率蚤莫往來時常子以新進士解褐眸子炯炯慢視他人意不能趨繩墨局促相與論天下事至抵掌奮髯出語無一顧忌或時酒半面熱則雜以歌嘯仙佛文章巧出奇見無一不有或時遇俗士則斂衽下氣惘然若孺子緘口坐隅欲睡余固奇之而人莫測也一日謂余曰今天下用兵蜀大如斗吾輩豈能戢翼小啄籬落間乎吾從父方得君立朝為中執法或階此吐一語取富貴無難時江湖路梗蜀士歲率不能一二至而時相方以

吳蜀易地而仕雖名開之而實抑之蜀士寧困窮吏州縣不肯去仕一郡守或丞舍此無過望常子毅然以行至會中丞公以言不合委去居秀州之海鹽常子往拜之中丞曰固望吾子以門戶事吾方炙眉忍痛尚有言哉既至扣丞相府言事人固知常子之為蜀人中丞公姪料其必不合常子口囁嚅含機牙度不中不妄發時相亦務以常子收名聲因令盡所言常子逆知之而實不輕也因慷慨言曰相公誠愛蜀士請三言而退一曰

察孝廉以厚風俗二曰容直辭以廣言路三曰謹邊防  
以備敵寇時相方務文致太平自待以無事竒其言而  
不能用得倅閬中再倅洋川人皆以常子進不得意常  
子胸中蓋浩然也因著文曰榮歸錄尋除均州未赴以  
疾卒年五十常子諱城大防其字也世居華陽為詩書  
聞家曾祖某故左朝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祖某右  
宣德郎父右奉議郎常子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龍安酒  
官龍安縣令閬洋二州倅官至左朝奉郎其居官勤敏

公廉務大體畧細故愛民戢吏有銜冤至獄具欲死者  
破械而申之以得活者數人其文慕退之之奇嘗注退  
之集藏於家娶某氏二子曰有終鄉貢進士曰有開女  
五人長適新政尉梁及之次適進士李光實次適將仕  
郎張觀餘未嫁卒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  
綿州巴西之龍溪則某年月日也有終以其叔父堪狀  
請銘以石為知常子者不得辭則為銘銘曰鄭乃宋介  
土物有善此材之良胡以蜀限豈憚於行鄙蜀以遠言

吾如醫視其陰陽中則不欲外何以臧開實抑之蜀天  
一方麾去不留我則遊戲詩書混混如水方至濡之沫  
之有懷未試既晉其廩曷永厥年天意惻惻後當有傳  
龍溪之寔吾銘其堅

鄧承直墓誌銘

歲庚申金人陷順昌以驚吳會士論皆欲迎戰時相猶  
執和議不變天子惑之時鄧君昂以布衣走行在所上  
書論天下事其言曰願陛下勿聽樊噲之空言納婁敬

之逆耳蓄財養師以為後日之舉時相頗采其言奏上  
曰此非特某之意公議亦知出此於是和議遂決尋欲  
命君以官俾君出見邊將喻指君由漢汾梁洋以行盡  
得地形控扼虛實與軍食多寡還再上屯田八策即補  
右迪功川陝宣撫司措置屯田行泂邊數州隙田得一  
千三百四十二頃有畸歲省四十萬斛時營田使即鄭  
公剛中也君之說未盡施會營田司罷君去官再上增  
修營田二十策且曰今營田罷司分隸諸將總領財賦

者抱文具而地力之盡不盡不問莫若專置一司以隸  
戶部又曰湖北有可耕之田川蜀有可耕之民可誘民  
以耕實寬鄉補以軍功要民均田盡乃止書屢上不報  
循文林郎夔州觀察推官參議官張士襄以勢援自豪  
君詣鼓暴其惡會士襄入為監察御史君不少回忌幸  
其說之或中時相雖嘉其直不能用授成都稅官滿代  
循儒林郎以賞當轉承直郎以卒實紹興二十八年九  
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一君系出南陽宋有諱藻者巴西

令遂為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妣勾龍氏繼母  
謝氏封太孺人娶謝氏家本儒素才中人產而不能力  
學自立萬里往返襁被勇往不為宿儲計雖屢沮抑而  
剛介自許以抱負經濟惘惘於世冀有所用卒不盡施  
可哀也已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母太孺人謝氏李氏之  
甥於君有中表余被丁丑召東下君來同舟余讀書君  
草牘蓋晨夕不輟也余為太學官君被疾逆旅余日往  
問醫藥至卒治殯斂所貲雖枕篋遺墜搜得之納櫬西

上至夔俾其子國華會石於君死生之義至矣其忍辭  
銘銘曰哆口修幹見其人而聞其名論事發策儒之書  
而武之兵曰和曰戰孰敗孰成韜君之藏以永詩銘

鄧文學墓誌銘

某年月日某州文學鄧君皞暴卒於資州之客位先是  
朝廷以慈寧宮慶賚大恩覃及士大夫之親皆得級爵  
君以親年例當得爵請於州州吏以微文格沮君九頓  
首日往候太守之顏色詞益危請益急守怒至不顧君

忿憤氣勃勃填咽以死州之士無賢不肖知哀其死於親而憫其蹭蹬不遇君舉進士蚤有聲場屋豈不能得一第以華其親乃冉冉七舉恩科自度其親日月且喜且懼不得已猶覲大恩之弗遺此豈人子過望而一跌至此可哀也已春秋郎之戰聖人憫童跼之死君之孝於親以死不猶愈於童乎君字熙民諱其名也鄧世資人為資望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子女若干君之子未艾亦鄉貢進士以其兄國華狀來乞銘以

英實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域在盤石縣某山之原予嘗與君共坐棘闌時連席喜君筆詞翩翩若欲脫去舉子窠臼蓋為夙學薰染以自困踣苦海中以死寧非命乎且國華兄弟之請一再拒之不獲銘曰一杯之未辱三釜之未榮心乎於養忍取是為不知者之重輕而汲汲於此名也嗚呼附塊而生以愴其天者忍啜其羹是為君墓中之銘

程隱君墓誌銘

吾友程驤葬其親問禮於隴西李石答曰父官九品未  
祿以未命士禮葬之驤曰諾又請銘答曰昔之人子有  
文備論誤以華其親可也驤曰欲其傳故以請答曰所  
傳者為其人或其文乎驤曰人以文重故能傳敬跽以  
泣手出大編則其父狀實按君世書生少年有名詞場  
靖康禍變朝廷詔搜草萊奇偉君酒酣慷慨投筆大言  
曰非志功名之秋乎即游邊自効俄以扞邊補官人往  
賀之曰子虛上林薦材未晚司馬長卿何薄乎君竟鬱

鬱雖黨友素期以所學遠到者亦為不滿或勸以少屈  
意州縣君曰士出處二致耳吾本世隱紫筠溪先墅松  
菊故在曷緼袍卧去素能詩時出佳句從名勝林泉詩  
酒適意每客至命驤侍曰吾傾家待士以為汝資驤登  
第曰吾願足矣君諱某字某姓程氏世眉人為望姓年  
若干卒以隆興二年五月乙酉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  
壬申祔以其配某氏男一人即驤新漢州綿竹縣尉女  
二人長適通直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師祖慶次適鄉貢

進士韓廷圭孫男二人諾詔墓在彭山縣漢安鄉遠祖從吉隱居紫筠溪號紫筠居士曾祖可節祖資父發深於春秋悟性理而不喜佛學事繼母史氏盡孝史視之如已出一介不妄取予然亦不靳貧者倒廩負者折券故多得道塗鄰里之譽先是眉之三蘇氏以元祐學排王氏為蜀倡天下知師之重之間有折入他門而提出以媚時好人謂俗學石來守眉方天子尊尚蘇氏求所以敷揚聖學以激士氣而廣風俗首得驤登門能誦說

蘇氏學無一語預吾官事國人曰幸哉君子矣銘曰嗚呼墓  
頤山之門有老翁仙乎泉上有臺焉而太白讀書仙乎  
神乎麟翊而鳳趨中開紫筠隱士之廬吾銘厥世斯為  
寔諸

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資州程使君以疾卒於治寢在法終於位則以官書州  
之人愛使君猶曰吾州使君云李石於民之一也公子  
師夔執經石門用是走使以訃至未幾以弟援狀以葬

蔡緩銘亦緩非他志也石嘗評公之文凡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藉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羣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沓沓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猶以富貴功名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溫厚而氣寬舒學道之

士君子也時固有陰忌而軋之者公不為少屈故以文  
自昌而卒亦不達石被丁丑召官太學朝路多知公葉  
樞密公義問都御史公民望謂石曰蜀秀如程君引重  
諸公俾來此而公以書來告曰誠有東下意終不能隨  
金帛之舟以幸捷出既而石被罪上峽值公舟留一夕  
飲酒賦詩去來彼此無礙也公既得州石亦倅彭書問  
不間斷如昨未幾以訃至彭矣嗚呼士有艱於一進如  
公而衮衮者肆焉悲夫公諱揆字端卿始祖浚儀令鐸

唐末入蜀家眉之武陽曾大父賢良公諱希甫大父沂  
熙寧間以經學教授健為因為健為人父植右承事郎  
累贈右朝散大夫君宣和初以博士宋公齊愈挈之入  
太學補中舍與趙雍姚孝寧熊彥詩王晞亮孫汝翼為同  
舍生諸博士如孫逢者傾遲公以為上庠之重未幾以  
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任彭州司戶叅軍試中學  
官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公浚奏差榮州軍事  
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循左文林郎以舉員改宣教

郎通判瀘州轉左奉議郎丁父大夫公憂服除轉左承  
議郎通判成都軍府除知昌州未赴丁母夫人憂轉左  
朝奉郎知資州覃恩轉左朝請郎感疾致其事以卒年  
六十一卒以隆興二年某月日葬以乾道五年某月日  
初娶黃氏給事公哲之女先卒再娶王氏左中奉大夫  
咸之孫五子長師契從政郎次師稷師夔師望師岳三  
女長適將仕郎何震次適承直郎張仲堅次適承直郎  
王子然公為政一切以推行所學為本崇大體畧細故

愛民惜物為務所至有能稱崇學校以養士蓄帑廩以足兵敦儉約以革浮用清靜以矯俗抗益瀘兩帥之橫則義動於色而有貳郡之禮革資中擾政之弊則權出於一而得專城之舉自筮仕至老不衰其有志未盡見於事功亦一世奇傑之氣終不沒也文集五十卷通鑑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誌三卷佛心印三卷藏於家公疾革屬其子必欲得石銘銘曰程眉間家如蜀之文有來捷為山之一雲雲有

五色孕為斯文不亟以徐厥用將大指我如風所觸無礙文之用舍闕天成敗浩乎廓然有志永齋是碌碌者吾文曷施著書滿家父則已菑後將獲之以永銘詩

先君墓誌銘

惟李氏諱芝蘭者吾世所本也本而上之係唐蔣王諱惲蓋四世本而下之六世無聞其無聞者蓋隱也或曰無大事業史逸之石間諸曾大父行曰家本古雍得一坊五公入蜀諱廷贊唐末五季官資之銀山縣吾族別

者自銀山始也銀山生二子曰玄易墓在何胡壩今為  
何胡壩李曰玄詔卒於我宋之康定墓距州東北高堙  
今為北門李祖生惟素惟素生旦旦生仲舒娶張氏錢  
氏錢氏於府君為祖考妣生三子長諱佐娶王氏於府  
君為考妣府君幼孤幹度夙成奉孀母與女弟居惟孝  
惟友祖考妣老矣惻苦赤立難於色養而家緩急身任  
以濟履人所不堪地則安之雖阨於遇貧以老無恨也  
幼學不推於用乃蘊積以厚其子亦不肖不孝不能媚

時速科第歸悅其親俾其親終老無食息寧然府君慈  
於子終不鄙謂子為弗能父子啜菽飲水廓然也一日  
命其子以酒曰飲斯吾為父不汝負矣勉旃呼具洗易  
服誦觀音名危坐沒紹興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  
五十七諱某字某娶蹇氏先十九年卒再娶杜氏四男  
子石占召谷女四人孫男七人十六年正月十八日葬  
盤石縣北五里先域也卜告繇曰坤阜衍宅媵水壬入  
乙主辛客伏壤如日壙中大五尺有畸土若丹止焉寔

之嗚呼人子忍沽其親之美哉先君子於書藝多通清  
謹混俗陰若有所封殖以待其生棄諸孤日家無夙儲  
鄉之君子其必有知之人未必知之知之者天也雖然  
死生禍福天得以權之矣先君子勤於生以不獲下壽  
痛哉觀堂劉望之作碣以發幽潛不肖子石忍死銜痛  
序卒葬大槩銘之銘曰我隴西李不掩厥先六世不譜  
別於銀山來隱北門莫名其賢惟考君子惇苦克立孝  
友清淨薰然成習利妻於路人趨以急我則有子去而

不屑子何能為堅信曰類天之於人而豈終否祖考府君水榭山深三世幽宅來者可尋言誰信諸有刻墓陰

穆承奉墓誌銘

惟國家靖康用兵以來急於邊餉許人以輸邊補官與理選限士有艱於科舉每指為捷徑往往階此躋顯仕而不以一進之為污國中之士往往各挾所有折而從之銓選益廣品流益雜間有仕不得試試不得盡如吾友穆深之其人也深之幼負奇志舉九經童子至京師

會科罷西歸專意禮學與弟湘俱有名場屋累舉不售  
尋以邊勞補廸功郎鎖闥是歲果以周禮為運司首選  
既下第會張魏公宣撫四川深之挾文謁轅門為所稱  
賞辟綿州司理叅軍又辟劔州某縣主簿欲要致幕屬  
會罷司不果又從總領待制趙公辟撥發船運深之蹭  
蹬州縣乃歎曰吾書生假此求仕況仕本為貧吾不屑  
此忍鬱鬱向來下第習氣乎褐衣冠隱焉俄以恩轉承  
奉郎牙緋致仕士論高之世豪於貲至所自處如寒儒

士與之交不厭深之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  
理通貫二氏多藏法書名畫竒玩動至數千又有園亭  
甲乙勝處持是以交四方名輩人知深之儒者不知其  
富也如提刑馮時行當可侍講程敦厚子山皆其素交  
虞雍公入蜀聞其隱退辟深之子為屬欲因致之深之  
以老辭雍公曰達人也姓穆氏世為彭望族諱某字某  
年六十九卒以淳熙元年正月己亥葬以二年三月丙  
戌域某縣山原深之孝友治家可法喜施不妄予每公

私借貸率為彭豪倡州縣賴以濟多得往來賓客之譽  
余倅彭與深之游日說學哦詩炷香啜茶出所藏縑緙  
評第高下真贋歷環堵觀明牕棐几所居澹如也彭堰  
務本民私自出力至以水利致訟熙寧以來乃始委官  
督部民倚官多出緡募夫歲夫不集益調春夫余改令  
民出米飯夫尅以歲前一月辦事食水家與胥曹利於  
裒掠與春夫之再起爭沮其說獨深之贊余說倡諸家  
出米至是省三十萬夫而春夫不復起矣深之嘗欲俾

予書之未果故併叙其末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三  
子曰某曰璋曰璵某後數月以毀卒祔葬二女長適修  
職郎景大同次適從政郎雍壽寧孫二人紹孫重孫深  
之臨死屬其子璋璵曰當得方舟子銘吾葬且璵游學  
吾門友人蘇楠於牀前聞其語助其請甚力銘曰四楠  
堂上炷香淪茗誰賓誰主練江分流達於花竹樂此春  
莫嗚呼桑下之嗟樹下之踞吾不欣戚於其毀譽蓋寔  
而藏銘以為固

忠州文學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樗年字難老一字子壽世為蒙陽大姓其先名  
驤者以卧龍賦擅名朝廷復詞賦科人猶指為卧龍趙  
氏父子世習此科時出其長以傾蜀士輩學者亦樂從  
君父子求指教為場屋繩墨君之父錄事叅軍以是登  
科君亦以是為鄉首選尤長於春秋其說破凡例得注  
以尊聖人之經嘗曰優柔厭飫用心如是足矣四薦該  
免恩敕補忠州文學以卒士論屈之以君負有用之學

而跼於程度之文挾可施之才而躡於寂寞不試之地  
至其窮性命蹈仁義孝友溫裕浩然冥心於道而廓然  
達識於萬一不以榮辱得失累所守乃反不逮下壽豈  
天所以畀君者自有理而君所以自取者庸彼易此而  
相為乘除乎年五十五卒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葬以乾  
道二年四月某日墓在某地曾祖某祖某父某漢州錄  
事叅軍娶王氏賢良之孫女二子怨愿四女皆適士人  
石曾識錄事叅軍因得交君為文字之友時席公益典

成都范公壙鮮于公翰為漕君父子與二漕中表親游  
諸公間甚得俊譽席公稱其文李寘欲館致之不能石  
來官成都則君皤然鬢矣自號廣莫野人且曰幾與故  
舊相忘况懷刺他謁乎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鈎提至老  
不衰精於古律詩多奇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成集藏於  
家恕以春秋世傳其學銘曰草衣提贅何必徑三年奏  
篇士莫聘酬未當價夫何病脫然幽棲見天性廉江東  
逝圭璧瑩臯如填如銘所敬

趙郡王墓誌銘

仰惟太宗皇帝顧念幽燕靈夏皆我舊民淪於羌狄思  
有以羈縻之適夏人繼捧納地來歸因賜姓得升屬籍  
賜名保吉保忠至於西邊能自拔於羌落皆得援保忠  
故事此趙君亦得賜姓名用此例也一日君之子威州  
兵馬監押趙某以狀來告曰吾父死朝廷遣中使宣諭  
給錢百萬以葬父子兄弟世蒙國恩外固可畧而內不  
可無書則按君狀云君之先出姜姓春秋為陸渾漢為

鄯善唐為吐蕃牙帳在金城為西平郡魏為鄯州隋仍為西平郡皇朝為西寧州君世寧州君之世在本朝者為溫希結生二子曰溫希錫勒君曾祖曰置勒斯賚祥符間求內屬為莽沁首領授寧遠大將軍以敗元昊功加河西節度使生三子董戢檢校工部尚書轄戢英宗時襲爵莽沁公賜推誠順化功臣元豐中封威武郡王夏人許割地以畀且間之不從神宗朝獻圖夏人之策詔褒其忠其子默正獻洮河二州地賜姓名趙思

忠是也贈洮岷軍節度留後其子懷義元豐八年以蘭  
州進討功加左藏庫副使祖曰溫錫沁元豐中以圖果  
莊功遷瓜州團練使考曰錫巴袞元祐六年亦以果莊  
功為勝州刺史賜姓名法溫封西平王以子恩屢封安  
康王君舊名尼瑪丹怎宣和間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  
內屬請賜於朝賜姓趙氏名懷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師  
欽宗即位加右武大夫恩州觀察夏人合諸羌犯西寧  
王師久不利有旨令君往喻禍福降者數萬計光堯壽

聖皇帝登極封隴右郡王加食邑先是君之母兄隆喲爾獻土賜姓名趙懷德大觀初以招降藏布卜得功遷雄武軍節度使死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化郡王至是金兵至陝其子忠順專兵河外全家與金人戰死君逃岷州山間烏珠訪君所在曰若歸我函谷以西可得也君曰我世受南朝厚恩義不負宋烏珠以兵脅而追之君遁走二丈溝間君泣曰我不負國死此命乎馬一躍獲免宣撫張公浚即以君節義表於朝留主管隨軍機宜朝廷

以君不從偽命備見忠節除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  
兵將紹興初有旨居成都朝議欲收復熙河制置席公  
某宣撫吳公某薦以君招撫以和議寢之二十三年改  
鼎州觀察使仍隴右郡王加食邑二十七年充成都府  
路兵馬鈐轄三任九年前後食邑至三千一百戶實封三  
百戶君精騎射馬上盤兩石弓的不虛發雖起邊羌世  
陶中國冠帶禮義而性資忠孝故惓惓臣節雖迫以九  
死莫屈也先是君之造朝也賜對便殿徽宗問疆場安

否狀君曰獨苦童貫擾邊生事時貫本兵柄意務恢拓  
百計撫存禮意固結君以傾諸羌以張大邊勢雖陽與  
唯諾而內沈鷺不變宦者楊戩至奏君謗訕大臣欲徙  
逐之故異日訓詞有抑於權臣之語君憤夏人以本朝  
故為世仇必欲佐恢復以償夙恨宣撫張公得之置之  
腹心以所服戎服金帶贈之紹興間敵揚聲一出盧甘  
一出南山一出虛秦以疑我師君白吳玠以盧甘道寒  
不可行決來成鳳不若重屯成鳳扼褒斜已而敵至和

尚原以敗玠奏君料敵之功君力辭敵再和君謂和議  
決不久不若先事制勝為永利時相方大主和議有告  
君之言外臺觀望以君搖撼誕謾生事械致君獄賴尚  
書張某保全已而言者伏辜君自此絕口不言兵而專  
意於浮屠竺乾之書矣會完顏亮渝盟議者服君先見偶  
三路捷至君酌酒自賀曰太平可待王師駐順德不進  
敵屯鳳翔川邊搖動制置使王公剛中訪君以近事君  
閉目不答強之君不得已曰始併力鳳翔則五路不必

下今我師已老鳳翔之屯甚堅非我之利可知所得賜  
賚前後散施事佛給貧餘則奉賓道塗無虛日有不願  
於君者曰是羌兒種習結客將何為且縻高官厚俸安  
用欲稍裁制減削至誣以獄乃憤憤卒卒以某年某月  
薨以某年某月年若干娶包氏馬氏楊氏先卒再娶馬  
氏王氏皆封碩人三子長曰某秉義郎叙州兵馬監押  
次安國成忠郎皆先卒次寧國敦武郎威州兵馬都監  
二女長適忠翊郎黃師閔次適忠翊郎王褒孫九人康

朝忠翊郎慶朝昌朝顯朝皆成忠郎拱朝光朝翊朝皆  
該奏未出官世朝熙朝早卒孫女長適成忠郎王延章  
早卒次適王珏二人在室竊謂禹貢之法叙等春秋始  
而地中而人終而子有進無退無絕法也國家務復境  
土而嘉君之世其有感於君之死而給復其窀穸事甚  
寵石宜侈其書不得辭銘曰國之用材初不擇地金玉  
珠貝以遠而致一善或進有縻其類我德無疆爾世不  
墜其自伊何神鑒在天其來伊何有土有田豈利爾私

馮類而遭舊壤吾民一視同然材不棄遐武諳惟傑陶  
染一新冠帶就列我豈爾徒誰則猖獗闔門死事有全  
其節奕奕其氏滔滔其源籍國之屬父子弟昆爵秩惟  
王儀大爾門既華厥躬凡百子孫惟孝惟忠其漸未止  
天心雨露南北赤子跬武歸疆如隗之始誰刊吾語以  
告諸史

孝廉先生墓誌銘

孝廉先生者吾鄉錢造父也鄉人私先生故以名孝廉

國舉也以私故冒所國於士以有二者之實名下彰雖私猶國也得以所舉為稱先生有懷不耀業詩書求一官不見試悠然自足田舍雖六萬粟義所不顧何愛於名而為是翦翦蓋國之人私先生也朝廷許歲舉孝廉未有的出應此選或者名未揭於公卿鄉曲清議已竊指其如羊頭馬脯至先生則曰某事孝某事廉若干條擬實可名是宜舉不謬頃歲李公璆制置四川首以先生應選先生憮然曰孝者不違親以徇祿廉者不輕生

以貪糴使吾蒙其名而敗其實可乎識者高之年六十  
二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  
杜氏三子某某其一女適鄉貢某有文集四十卷藏於  
家許下劉子望之與先生交游其舉孝廉之詞曰孝友  
之行著見頗多狷潔之姿一毫不苟劉子以文信於蜀  
人重劉子之詞於先生也又加重焉銘曰士實考素名  
從而榮世或溷之雜其渭涇嗟嗟孝廉忍避此名列此  
寔詞百世儀刑

樂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才字子美姓樂氏系出微子後宋公子樂以名  
為氏十一代祖山通禦張林叛以功授資州別駕因家  
於資其處蜀處邛皆其夫也始日蜀之樂侯名夏者來  
典資訪資族與通譜得先生兄弟二人方少年秀於經  
業因館之使與其子弟學號大小樂君以鄉諸生出入  
禮法自持人不知其為太守族子也故私謁不得入而  
守益器其為人曰是足為吾子弟範矣未幾大樂君以

舍選貢因留辟雍久之解褐授官歸先生猶鬱鬱鄉校  
士論稱屈歎曰吾伯氏足任門戶責矣誠得挾卷山間  
水涯以樂吾年不猶愈於得失榮辱以自累一試乎時  
先生猶奉老府君在堂甘旨伏臘僅給而老府君喜賓  
客好散施為人子未嘗顧望後日計奉其佚樂而佐其  
所未足公私辨治一髮不以累親心先是大樂君三游  
上庠裏糧送迎皆老府君為之費大樂君不幸且屬諸  
子曰吾既以學破家不得更希覬田業以為己分先生

曰吾義門兄不以非理乾沒且廉於自取吾忍使衆子  
長貧無一藉手以奉祀吾兄乎故老府君身後所遺悉  
均之衆子無留私所居營亭館水竹之勝對客觴酒笑  
談手未嘗一日廢書教二子親授句讀而厚於擇師故  
二子得以奉承儒素之業於今不墜也先生遽於書鄉  
曲後生尚能言其指授以法焉年五十八卒實紹興癸  
酉四月八日娶蹇氏後七年卒生二子夔進武校尉益  
將仕郎三女長適錢某先卒次適蹇某李適蹇某孫男

四人夔益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九日舉君之喪祔以蹇氏墓盤石縣之月山鄉乞銘以寔石與夔益道誼意愛不薄且皆蹇甥也每從諸舅行時節往來致禮輒泣泣不能視三頓首以請焉嗚呼其忍辭之其忍辭之銘曰借鋤不嗔矜然於百年之親終臂得飽傲然於一日之老孝悌以刑儒門之清如樂氏子父子兄弟一褐空山足以爲世授之榮盍固其藏風吾詩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龍廷槐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sub>臣</sub>范翔集

謄錄監生<sub>臣</sub>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七

宋 李石 撰

墓誌銘

雲巢子墓誌銘

雲巢子者故左奉議郎鄭縣府君之道號也雲巢子築室資之丹神山將隱焉不得已而仕仕不進行東南以辛卯九月己丑卒於湖州之舟中自繪像授學徒牟灼權後事以旅柩西沂適其子浩奏名東去與喪值謹具

卒日以訃至蜀卒之明年春也雲巢上有母兄柩未至以衣復屋上設位如平生妻子踐蓐袒括食粥如始死奉其像成服以訃告州太守宇文侯紹奕為同年率州縣官朋舊者會哭親戚黨友會哭學徒匍匐百十會哭哀動里巷以雲巢為君子故愛之深哭之哀而莫知止則其母兄妻子至愛至痛又不知其如何可忘也耶雲巢幼依其兄方舟子修古學學古文行古道學則曰孔習周顏孟習孔以習為學也文則典之嚴雅之正語如

先秦不陋不華左氏戰國策以下不問也道則曰中庸  
心傳皇極大法帝王作者無過不及賢不肖所共由也  
二氏比吾道非不學特空耳喜談經性理淹貫視俗學  
浮剽曰此牧豎兒糞土語行丐可耳其用心與方舟子  
多同兄弟窘步進取然雲巢尤不屑故舍人趙公達謂  
曰吾薦方舟會當掖君俱升太監楊公樸上殿薦其學  
問被旨記姓名嘗以說干時相曰吳困於淫侈淮困於  
盜賊蜀困於窮匱時相聽其說取其盜賊論增兵戍守

皆其倡也史公浩招至第夜與隔壁呼曰棄淮所得地  
人謂斯何答曰江淮版圖力戰得之尋棄之尚何言以  
書于蔣丞相奇其人歎其議論可用丞相虞公允文殊  
有意曰以近制改秩當作邑姑還蜀超擢至矣登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初筮左迪功郎廣都簿再任永川尉  
關升左從政郎成都府路提刑司幹辦攝渠州學官皆  
有能名府委治路皆會有以殺相誣者即縱去不問不  
肯以永川捕獲理賞曰寘人於死自利耶其為憲屬多

平反以舉主制置王公剛中晁公武叅政王公之望提  
刑晁公公遡張公行成改左宣教郎轉左奉議郎知鄆  
縣服緋魚袋以疾卒年五十四娶何氏先卒再娶趙氏  
五子浩辛卯年正奏名圻鄉貢進士曩稟出繼弟唐後  
毅稟營稟皆篤學一女未笄孫男三人永孫提孫觀孫  
雲巢子姓李氏諱占字知來唐隱太子小字芝蘭之後  
大墓在簡平泉號軍井李家為望族曾祖仲舒祖祐父  
嗣宗贈右朝奉大夫先妣襄贈安人蚤世今繼母太宜

人杜在堂尤所鍾愛安人之死三子一女方舟子未娶  
仲弟十六歲已娶雲巢九歲勾龍妹甫十歲病瘠翳方  
舟子負妹挈弟以土瓦自炬火炊陳粟雜糲肝菊葉餉  
之獲愈每晨夕臨手按弟首髣髴毳毼垂肩穿縷執桐  
瞪目視母像見者垂涕先大夫手抄論語孝經命其兄  
為師教之甫冠何先生三捷授徒鄉舍壻之往依焉尋  
即返丹神山以一僕一狗自隨親荷鋤種時時寄僧舍  
夜誦寺僧至誤聲曉鐘警之乃睡或時綴思行田舍至

墮坑墜岸不省不喜食肉曰此脂障也壞道氣益昏睡  
耳然極貧婚嫁孤寡子女存立門戶典書質琴未嘗以  
貧為靳兄弟姊妹八人時節侍飲二老側義風煒然相  
後先今亡矣吾家豈復有此弟哉方舟子被丁丑召命  
雲巢落第西歸值於峽曰兄少貶詞色向俗即已再被  
己丑召命罪斥西歸雲巢方東下值於荆渚拜母兄外  
掩泣若欲訴輒止曰兄順受而已方舟子每念此哭慟  
欲絕臨死寄詩清婉以雲巢之桃李為祝訃至之一日

而吾漢孫死又五日而雲巢觀孫死皆奇童葬以乾道九年十二月庚午墓在丹神之左一里文集五十卷藏於家方舟子即石也拭淚為銘銘曰著書滿車雲山以為家風杉雨花寬褐以為華嗚呼巢豈真亡爾耶挽玉斗凌紫霞侍吾先君子杖屨距丹神故棲不數步一丘之寔于于乎居居乎巢乎其樂無涯

小舟墓誌銘

小舟子名開字去非卒以淳熙三年三月十一日越除

祥之一月乃克葬其子南幼貧力未任襄事父為子縗  
則葬之雖緩葬禮也其父為方舟子故開以小舟自號  
以明世學之傳初授以元祐諸公先天皇極以拒新說  
為專門其季父雲巢子教以先秦古書章句開因之擷  
菁華去秕稗一本聖人之正絢六經之詞以為之文尤  
深大易春秋能合傳注變化其文嚴而通深而明機杼  
宛然成一家法多不駁放不流如奔海之波如逸鞅之  
駟砥柱不能遏其勢掣電不能方其躅鋪張敘述皇王

帝霸無一不具傲乎蔑然俗學間綽綽也俾得少施於  
用可涯哉幼習童子舉於書無不讀人有遺忘問之應  
口某書某卷行綴字次無一或差然亦苦怵心肺燥燥  
戚戚悵憤極矣天啓其悟而畱其成亦極矣未冠應鄉  
舉輒居第一舉子多蹈襲其語攘臂場屋者往往怙黨  
中傷以幸其去引親避之又多慕之坐累四舉不利方  
舟子三召三逐小舟往返江湖風波患難同之方舟子  
西漕罷歸小舟又首薦避親析入南宮試又避妻黨嫌

入別頭考官奇其文至謄誦擬置巍級有觀望疵其卷者終作末卷黜知舉憐之謀申理留以賢良科官之會知舉者出不果轉客諸公間雅為蘇公嶠所知會蘇遷臺端蜀士目語睽睽小舟懼還蜀尋侍行漢中感目疾三日喪明類有蠱之者醫者投涼劑胃損氣浮又誤服附子流汗如注猝以卒年四十二貧無衣以斂方舟僅辦一縑束其幹哀哉天資孝友不習邊幅退然若不勝衣其臨事鯁亮雷厲山壓不能奪其氣其所自期止此

耶小舟姓李出唐隱太子後諱文釋遷蜀簡池大墓在焉後官資之銀山為資人以父夢五色雲而生幼名麟兒小名正稟更名方或謂慕柳仲塗之文更名開非也曾祖祐祖嗣宗贈朝請大夫妣宜人塞氏父朝請郎前尚書都官員外郎方舟也母何氏安人娶趙氏生三子山孫四歲而殤南孫九歲生臨安母薨三日浴血擁以登舟乞艘婦乳飲歸蜀眉孫未晬不育四女長適彭州蘇謙次適從政郎王舟次許婚未行次幼未字竊聞之

父昭子穆世適大小之別曰祖曰禰所由以分也石之祖為適長昭也先君朝請下逮不肖子石及孫開皆繼昭而立以別支庶開不幸死自今為五世遷適別無禰矣父母為元子報服執杖斬衰以明繼祖自出禮與法惟均惟石有繼母太宜人杜氏在堂年八十餘計年而除逼禪而葬禮與法之權也方舟子有不能盡文其痛者小舟所交所訓授俾其弟圓詳甲乙姓名可以傳小舟業不畔吾門者所著書若干卷籍之左方或訝其著

書太蚤惟中書舍人趙達品其文曰千聖下風正字劉望之曰可以世居德行堂矣李氏讀易堂望之為記銘曰曰朔曰洛曰蜀折衷堯舜六經誰師嗚呼小舟文在茲乎一慟永寔豈惟父子之私

右宣教郎李公墓誌銘

故承奉郎致仕皇贈右宣義郎李公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子如晦叙父行實謁銘曰不孝不令既事而銘惟其傳之遠愈於活也請追銘資人李石與公

家同出唐譜於如晦為布衣場屋交四十年為無服族  
弟兄則按公諱某字某文正公五世孫惟文正公再相  
太宗皇帝因上元召入親酌御罇以賜謂曰李卿可謂  
善人君子再相朕十年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嗚呼天  
之所與於善人君子世數所歷視先德積累則李氏子  
孫所藉於其先不薄而宣義公距公世未幾所得止此  
耶或曰宣義一官崎嶇不進所以昌其身而傳於後善  
人君子之報未艾在天之語如在耳也且學問自悟而

以詩文陶寫為樂道妙禪趣以調適性理至於投之間  
散而不悶嬰以亂離而不苟安然有作者避世之風子  
孫猶恪謹靜退以篤於詩書術業用持其世永久以此  
較彼重輕又何如也為三舍優等進士竟以宰相張文  
忠公商英外孫遺澤補將仕郎非其本志初筮右迪功  
郎陝州刑曹以親當守蜀之合不復顧望已而陝右陷  
没人服其先識丁父工部公憂服除歷任合州酒官長  
寧司理昌州司理廣安酒官潼川稅官雖簿書筦庫所

至稱能其為酒官不肯以增羨理賞轉官曰網利斗筭  
非吾人也其為獄也不肯撓法以徇長吏意如長寧夷  
密庫穆以歲饑擾境上長吏張皇以幸邊功曰夷亦吾民  
也竟以失出坐免官仁孝天性其侍工部公疾不解帶  
逮執喪至毀瘠丁母文昌張夫人憂感腹疾因請老加  
右承奉郎致仕竟以此疾不起年七十有四娶畢氏宰  
相士安之孫仲莊之女再娶孫氏一子如晦右承議郎  
資州僉書軍州事判官一女適進士柳庭芬孫男五人

鴈謙各預薦書鼎震艮皆業儒孫女一人曾孫五人知  
佛書喜與其徒游自云所得於無盡公為入室號無還  
居士有文集十卷有日錄自紀日用動作曰不可書之  
事誓不可為也成帙號毛穎日識曾祖某左中大夫贈  
左金紫光祿大夫祖某左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  
父某工部員外郎自文正公逮工部凡五世進士及第  
盛矣哉銘曰天之報人視其所施徐計其施待其自來  
惟文忠公昔施已大善人君子源源未艾惟宣義公既

種而收是穠是藎世克有秋隱乎仕乎濮巖小築銘勒  
其藏永綏後福

龐氏母墓誌銘

乾道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雙流李府君之配龐氏母卒  
先日母無疾且浴振衣洒掃中外叱避童僕若將有祭  
祀賓客之事既入闔戶頃之子孫省之已寂矣遽邇驚  
愴涕淚且歎曰異哉此母化佛也生平學佛之功壽不  
及佛者才四歲至是效矣越五年其孫簡州推官嘉謀

以文述事代父將仕君謁銘則答曰石亦聞之女子之性自然與佛心會者凡三恤物愛人顰頰嗟戚者佛之慈嗇用約出自居菲陋者佛之儉戶庭幄帶出入不妄跬步者佛之靜視他女子不習佛說於三者尚可彷彿況所得漸次於其學以證性悟入如龐氏母乎始也夫為太學生悉力負荷家責能使之堅意進取不惰不復顧慮其私終也夫蚤世二十三年自以未亡人糾織補綴輯睦應對俾李門儒業有盛不衰茲亦三者自然之

得至於慈而能決儉而能施靜而能應有達於佛氏之  
權者非已一毛不肯取予無辜虺蜥性命不忍踐躒乃  
自謂頭目髓腦毅然可捨了了至死不亂雖烈丈夫不  
及也享年七十七一子將仕郎大年五女長適左通直  
郎致仕費振次適進士韓紳次適忠訓郎趙伯誠次適  
武翼郎夏永次適進士張振内外孫若干人乙酉進士  
榜内外孫四人奏名拜堂下母曉之曰先世之積無以  
一得自驕而中輟爾學以某年某月合祔李府君諱某

之兆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儒嘉謀兄弟皆吾津林舊徒  
銘曰我居士家龐佛之派來相李門詩書未艾視他母  
柔其毒如薑銘寔諸幽輦悅之戒

田氏墓誌

惟我李氏在蜀出唐隱太子之裔太子曰芝蘭者其小  
名譜之說云爾或曰五公子入蜀眉遂恭簡資其後也吾  
家譜在資為孤族由太子以來世數與簡譜多合其於  
他族未見有合者獨於恭僅有合焉恭之族文炳者嘗

從故正字劉夷叔故中書舍人趙莊叔游因二友得交  
其人援譜叙世數於文炳為兄弟行後過恭以子姪禮  
拜其親於堂如無服叔父母恭距資千里兩家老穉安  
否之間無歲不通以文炳故驩然也丁丑石東下至恭  
炳父死母病文炳遂出不及面唁之已卯冬被罪泝流  
過恭問訊欲致敬如前日文炳辭以母病增劇足不能  
良行須扶掖乃出且竊竊憂之又一年則以訃至蓋隆  
興改元之七月某日也文炳母姓田氏諱某字某為故

李府君某之妻為第三娶祖氏先嘗為本州教授某之子名勸者以學行為丞相無盡居士深知以文字獲交於山谷老人嗚呼所鍾於田氏詩書義訓甚厚其所施惠於李氏之門相其良人而教其子再世父子為名進士藹然可知也年七十九卒通六經子史諸書晚讀佛書於性理自能悟入預告其子以死日至日危坐不亂如浮屠之教二子長曰文蔚次曰文炳其出也二女皆嫁士人葬以二年某月日於州之某山祔李府君墓嗚

呼文炳足以自吐其危苦痛切以文其母之葬遽詞而請焉姑為叙其大概而納諸壙為志

蘇茂母穆氏墓誌銘

某者鄉貢進士蘇某之妻府學生蘇茂蘇葵之母也始茂葵來成都學宮欲從隴西李石為學且言父與其母穆遣之之意答以西蜀學之盛西蜀之士食於學宮歲無慮千輩彭之為州距成都不能兩舍止有四人入學彭豈無士可來乎或曰彭士溫飽易足苟可以自用不

急於師友者皆閉門坐守以須其成今二蘇子獨翩然  
以來亦可以卜其父兄矣未幾日不告而去繼以其母  
訃音且告葬期謁銘始以其人往來之遽靳之不即答  
二蘇子復及門拜跪以請益勤不懈且曰無以自贖其  
不孝不學之罪至三請如禮按穆氏世為彭望族來嬪  
詩書之家相其夫為士不卒成又教其二子求師游學  
未效而卒是可書也婦性吝書算數及鄰里之雞犬而  
哀取至農佃之耨犁獨能推財於蘇氏父子為義舉逮

於四方賓客至其門者具腆而不薄意誠而不吝又以其餘及釋老二教穀米金帛丹碧土木如布施法無算是又可書也年若干卒以隆興元年某月越明年冬十月葬子男二人即茂葵也茂官承信郎兄弟業進士益力銘曰夫射不雋婦愠見眉折筮向子笑而含飴反是二者擊悅書詩甚樂而毅有嚴以慈再世之種爾獲不遲銘以俟之信其寔期

曹氏令人墓誌銘

吾友薛仲邕以書抵隴西李石曰母死請銘其葬且仲邕不孝有大恨三向奉母出蜀官都下未幾以論事忤執政意坐斥海嶠相抱持泣國門謂母子死生永訣凡八年隔晨昏省侍於蜀此其一恨今天子作新洗濯例蒙恩霈放還俾丞郡廣漢便親以養泝峽數日見母面且喜且愕如夢寐中不旬日母死不得板輿一日之養此其二恨謬以朝籍該封母為太令人告下距母死才數日跪奠捧哭欲絕無以自達於深泉此其三恨且筮

日既迫守草土至以書往一不得請再再不得請三餘  
生支持誓死不以勢改圖他門必得銘則按所編次太  
令人姓曹氏諱某字某武惠王彬之四世孫譜系先芬  
皆載國史曾祖某榮州刺史贈儀同三司吳王祖某任  
左藏庫使贈左衛大將軍考任節度使侍衛馬軍贈開  
府儀同三司太令人年十九歸為工部郎中薛雅州之  
配工部喜功名練邊務其知邠陽以一邑抗賊鋒入蜀  
從軍為重客以智術韜畧自任而令人贊其決其居官

臨民御下持法遇事明敏以嚴而令人佐其恕工部喜客其游多四方名士潔籩豆豐肴核以具須其往來至於投閒居官蓋如一日未嘗以闕急為解而應其倉卒之用令人蓋以儉贊其廉而以儲蓄副其求也子男二人仲邕仲侃女三人年六十八以卒乾道二年四月日殯於簡州陽安寓居之子舍越九月日葬於州之某鄉祔工部公之墓方工部公閒居資州七年築堂名餘閒資州守程揆為之記某以文字友往來者亦堂中舊客

與仲邕相處二十年於令人有升堂一拜之敬銘曰易  
以易簡配於至德惟薛惟曹相匹以國有歸其宜其德  
之克柔閑淑順服是壺則凡百儉易一惟厥心自梁而  
蜀由蜀以南萬里中外安於織紉中道孤嫠摧痛日深  
來歸板輿色養且旨此意自天一見以喜如夢而覺秩  
命委已我銘其幽凡百有子

范孺人墓誌銘

孺人范氏諱某字某吾友范廷傑之妻鄉貢進士子有

之母也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隴西李石久游  
范氏門逮三任官成都與廷傑父子道誼相處往來如  
骨肉不翅休日之范氏廷傑伯仲同居異爨環堵尋文  
地戶牖几案書籍圖史盡在其屏障間與肅然嚴君所  
治盥帨掃灑炷香一室茗果酒肴為客歡子弟問難學  
問文章侍立無敢譁雖廷傑亦若懍懍縮頸畏忌無敢  
忽問之廷傑則曰吾內子某君竊聽賓主語久之以某  
條為是某條為非且俾子有輩識之其賢如此卒年若

干葬成都某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廷傑名仲寶子二人  
子有子與皆佳士范為蜀名門衣冠禮法人所屬目家  
無貧富守以詩書仕無窮達持以禮法故其羣從男女  
相與處睦如也僕隸臧獲相與言欣如也一有為非則  
競攻之必悛悔乃已嗚呼為婦為母如孺人者可無愧  
矣惜乎廷傑父子累薦送未得官孺人不得食夫子之  
祿而隘其所施今未艾也宜為銘銘曰石頃再過成都  
見范老子者白鬚學道安坐如禪人兩郎子者文益工

行日進身日貧悵念往昔則孺人所以相其夫子者無愧名門後將大之銘其存之

杜氏太孺人墓誌銘

許下劉望之夷叔與石善夷叔曰鄉兄陳堯文才而文今且官西鄉信夷叔久則有意交陳亦久既謁入相與刺刺說汝穎間元祐諸公之美頗怪今之士不盡如律其人廉靜而學聞見有自矣一日以狀辱焉曰吾母將寔事次誰宜銘答以交友則夷叔可諉會夷叔有官事

石敢自外狀書杜氏太孺人諱某字某世為鄢陵大姓  
昭憲皇太后族子也曾大父大父之諱闕書父某朝散  
郎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與丞相張商英為文字友  
以丞相呂大防薦累持節為時名宿孺人幼嫻義訓落  
落有林下簡靜風氣幼不如葦妙涉理悟讀佛書并年  
歸宣教公蚤卒誓志自撫二子為師慈而以儉儀其家  
其子克立年六十六卒以紹興十三年五月六日子男  
二人炳右修職郎煥右通直郎簽書資州軍州事判官

廳公事以煥陞朝封太孺人孫男若干人越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葬昌州大足縣陔山鄉華刃山下銘曰惟鄆陵杜去天尺五閨中詩書幼聽其父來歸兩髦矢志忘苦手撫二鵠一天其母人子之親誰其不慈儀儀母尊以慈為師其慈如春不病以滋視而子才可知壺彝佛書齋心妙悟此理大化大千何者生死其引虞殯此鄉故里鐫詩幽宮以風女美

故宜人薛氏墓誌銘

宜人薛氏者故贈右朝散大夫楊公之配今榮州使君之母也年六十一卒以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葬以是年九月庚申既葬使君以書告曰母氏窀穸事向者貧取具卒哭不忍廢禮越日月以何暹狀刻諸壙以葬未銘請待至今不輕屬他庶幾母子存亡心吾子盍為銘石於使君有門人之敬且春秋於法追書無嫌則按狀云宜人諱某字某甫筭歸大夫公事曾王母以及舅姑以孝於叔仲妯娒敬愛以睦相其夫以靖順潔巾帨

以奉兩堂之饋祀空奩資以公一門之婚嫁至賓組僕  
飯皆身親之至以母道臨其子左右大夫公之意雖不  
出閨壺儀然母師之道矣以子通籍贈孺人再贈安人  
又贈宜人皆以子及其父而以夫及其婦恩秩之序禮  
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世嘉州人生三子曰某具  
官曰某曰某二女長適勾龍廷俊次適魏萬四孫某等  
墓在龍游縣之漢川鄉祔祖域也竊謂一婦澤被三世  
否則反是且男子行四方更得察父哲兄法家拂士以

成其患難悱憤至吶吶婦人間宜得一恭儉禮法者為之對否則妬險賊悍以禍其良以敗其子者豈惟三世蓋足踐竈突而不知義訓者何翅比比然也且薛楊兩族為世儒者宜人生長儒門不獨女訓於經傳子史以及子美樂天東坡語皆成誦婉約之資而以禮法為之文悟入之性而以釋老為之輔其所習遠矣哉其言曰家人利女貞而繼之以睽者以二女同居不相得嚴君御家而先以女貞一有不貞則二女之同居者為之間

雖嚴君亦睽且敗矣吾特表其言為世婦訓銘曰蔓附  
修幹頎然質其長也莠雜嘉穀叢然傾其良也二者之  
澤成敗存亡也蜀固有薛而亦無他楊也秩命之渥追  
而碣之永永以護其藏也

錢氏太孺人墓誌銘

牛鞞漢邑治在今東津其對瀕江為佛頭山重崖複谷  
林樹茂密相接聯舟行江心望之鬱然一螺與煙雲俱  
青者佛頭也佛頭近有燕王墓僧寺與埧皆以燕王名

不知自何代往往於其地得漢瘞錢與漢銅器意其跨  
深負險耕鑿漁樵殆附邑曠古一聚落如高人幽子隱  
遁之居其居僅數十家半勾龍氏錢氏二族世世相婚  
嫁不絕皆資族之望者二家之老坐治生事了賦輸少  
壯者出從師游學未嘗謁公府履城市其閨門禮法族  
黨風義敦文以蓄用尚德而寡怨申申然儒素樸厚登  
薦書齒仕版相望蓋其闢館致餼於往來賓客自廣於  
聞見濡染厥有自也二族子弟從隴西李石為學問文

章不少勾龍氏子惠夫者以狀告其母葬日且謁銘按  
狀云母姓錢氏諱某即三舍進士樛之妻而惠夫母也  
樛以舍法恩當補官不就惠夫舉進士甚力父子以儒  
相繼為善士則其婦順母慈道可知矣石以惠夫故且  
吾祖錢甥也自庚午迄丁丑艤舟一再訪其居因升堂  
致先世之敬對客諄諄一語不及他惟說教子圖功名  
進取凜如嚴父師燈火下諸子諸婦環侍煜然珠翠續  
繡中鶴髮柴立者時呻吟以病辭於酒食杯盤間未幾

果卒享年六十七二子長立夫惠夫次也孫五人淵浚  
溥浩渾皆業儒卒以紹興三十年三月一日葬以隆興  
元年十二月九日以立夫婦錢祔葬歸化鄉山原銘曰  
余訪勾龍氏翁媪對客舉酒諸郎爭推挽出幄帝立侍  
誦詩賦數僮者間吹笛擊鼓堂下以為客懼別今幾年  
老勾龍君白首悼亡其子亦嗚嗚哭母欣慨死生有異  
於前嗟夫人子所以塞責於九原者良難曷亦念母在  
日之言請銘諸幽有韜其鑄

清僧母葬誌

佛者清葬其親或謂不髮何以括不拜何以踊割愛於親何以子不子何以葬不成喪是清以所賤葬其親而吾儒諱言之李石曰是無嫌於葬也清母死昆弟亦死諸孫承重有不任喪責於親非路人泚然汗面則請以佛徒事以儒其親之喪且清辭生母走東南學佛至多與吾儒游今秘監劉子自會稽遣來都下問道於李子李子以博士報罷與俱西還清曰心動矣母其憂乎至

則母卒俾吾書其壙李子姑以所宜葬者慰清意而書其碑之陰

皇甫孺人墓誌

黃瓌母死行九折坂以來泣告葬日於黎太守李石曰忍忘諸石向掌蜀學瓌與兄琮琮二子壬仲壬叔皆隸學弟子員至千餘春煽疫同舍畏厲鬼不肯視病石日視病琮以儒補學醫生早暮調藥不廢手而瓌為學究兄弟日左右學宮謹出入不捨士子怙衆競黨瓌挺身

指遏遭詆毀擊觸則泣曰忍以此身犯羣罵貽八十母  
憂瓌與壬仲壬叔同壬午薦書人謂一門三秀所施力  
於學校之報琮病瀕死石嘗親至其牀視藥飲死則哭  
之葬則許銘之以示於其父子兄弟不忘其忍忘瓌母  
姓皇甫氏雙流人諱某字某歸黃君諱某為繼室先娶  
程生琮甫幼程卒母撫愛琮多於瓌門戶賓客以饋以  
祀至屈力以佐其良雖簪珥不靳瓌家素貧課生徒朱  
墨以養每每與學官會食輟甘惜珍包去遺母瓌食頃

尚念此苦痛凡兩被薦一第遲入手以孤其滄瀟所急  
石亦人子也忍更孤瓌念母之勤卒以年月日葬以年  
月日享年八十一瓌有子仲卿亦泮林高第未娶先卒  
今生子未名瓌年五十以知命名是為皇甫母適孫知  
榮德呂紹墓狀其事為詳石姑書納壙中為誌

袁氏墓誌銘

袁氏者故王夷仲之妻也夷仲卒不數月妻竟以毀卒  
惟一子知方負父母大戚一身恐不任日夕雪涕視喪

事卜兆域日月皆吉登門再拜起跪執書泣告隴西李石曰將合葬矣請銘若父若母難於二銘則為一銘石曰合葬非古其如一銘春秋書公及夫人與雙雙而俱來惡其詞之瀆也敢以不敏於二銘而厚人子責知方泣曰謁銘得禮雖然受賜豈惟知方銘曰素為舜裔系出於濮溫江幾傳氏望西蜀黃裳暨洙曾昭祖穆玠則其父三世幽躅二十以歸配厥詩書惟孝惟謹有嚴舅姑饋祀賓客時節物須由闕以內有閑不踰曰彼有求

人所緩急雖家所無猶當悉力尚且贏餘而色於德贊  
夫之良實婦之職告我妯娌人有弟兄如手如足同財  
共生豈無他人柔言易傾斥其私襦以燭以烹婦事有  
初雞鳴而盥薰香佛書梵唄齋旦先其藥醫計及薪爨  
僕媵走趨叙無敢亂一子女三子惟知方婚嫁云畢五  
孫成行五十有六齡曷不長淑靜柔睦夫死繼亡辛巳  
二月丁未金母是其卒日葬以壬午蜡臘將除甲子乃  
舉有銘其鄉沉犀在浦

蔡氏母墓誌

蔡氏母者彭士童君貺母也君貺自彭走資五百里告隴西李石曰母死竈穴筮日得吉將有事於窀穸不孝子庶幾焉乃拜跪飲淚吶吶若含哽徐申言之曰必得文且吾父託讀書閣記以傳今閣有遺事請併書之吾父向作閣母有疾病異人過之曰可就某地吉婦當愈且饗其世母贊之屋於練江雪峯多收書以牘其閣而寄其神明於粹美空闊以怡怡於家人母臨死執君貺

手曰吾子勉卒汝父志此閣此書足饗汝子孫為宦學  
功名閣中當有劒氣出斗牛間可驗君貺感念吾母平  
生言不學不文死且有罪不自贖出所自編次曰母姓  
蔡氏世彭望族為童隱君之配齋於其室蘋藻修潔嬪  
於其家盡姑舅之孝睦於其良為詩書之助靜順淑柔  
惟慈惟敬不媚忌於媵僕諸御而惠施於里鄰族黨無  
他苦惱一日呼子婦膝下謂猶子雍允婦曰而善歌歌  
以送我以卒以某年月葬於隱君墓南五步年七十九

一子君貺孫三人敬為特書塞君貺千百哀祈俾歸刻  
壙中為誌仍列其事於閣記之陰

祭文

祭凌竹溪文

維連司馬之淑胤兮挺竹溪而炳靈亶靈襟之春融兮  
系詩禮於延平克勤儉以自裕兮衍雲仍之相馨羌造  
端於閨房兮藹賓敬之典刑伊唱予其和汝兮爰相尊  
而家成嗚呼大化之迴斡兮每屈伸之相乘慨任運而

履常兮見天地之常經駕靈輶於霜風兮翩雙旒之盈  
盈閼雙壁於真宅兮愴大夜之不晨蹇姻連於肺腑兮  
余何以為情陳祖奠於道周兮有淚如傾庶精爽之皎  
然兮尚其來歆

祭趙莊叔舍人文

與尊府公同壻何氏我則于公輩行道義五年之長情  
好兄弟唱名楓宸誰後誰先彼此歲寒豈惟官聯公則  
鼎貴昇于詞垣嗟我而收曰此公舉三人偕升獨我誰

主中道聞訃不及一語我留上庠送公柩歸子立無素  
顧念以悲我則不才有負所期罪斥西還視公在殯母  
老婦嫠稚子前引入門非昔哭則不忍嗚呼哀哉元祐  
絕派炳然蜀文誰其嗣之用以得君所施幾何負志莫  
伸人知貴公生死今昔我則不然感念如一豈惟其私  
為天下惜

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毒耶何至上累厥親下

不遺育也一母三子併往獨內子幸脫天欲俾之尚有  
覲於世絕而復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幾束祭誰主  
而葬誰卜也嗚呼哀哉耿耿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  
於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託宿乎舉頭夾山有異楚  
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寓奠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嗚  
呼哀哉

祭范和仲運使文

蘇范世好兄弟雍睦靖康禍變自許歸蜀存者幾人

晨星孤鶩惟我女弟嬪公則歸十餘年間謂才是依公  
止此耶子孤婦嫠嗚呼哀哉石祿春官公亦抗節去國  
忝郡引矚鄉樾公來涪上申叙何闊既嗟以喜謂我有  
得我亦期公相視華髮一辭坐阻竟此永訣嗚呼哀哉  
器業自期逸軌屢柅泛舟之役渠寧得已江州乍濟訃  
音駭耳寓奠以哭老淚如洗

祭舅氏文

石官上庠距蜀萬里念我外氏舅存今幾時因家書訊

及以喜庶幾再見別語在耳三年來歸鄰牆易徙誰衾  
誰棺貧甚衆子嗚呼哀哉幽幽深泉痛溢心髓我祿可  
將此味誰旨嗟我舅氏不待永已迎我笑言訪我步履  
怒髯目張醉語中理今失舅師來拊筵几尚飲此卮血  
淚如洗

祭雲巢子文

吾與君生艱於至親一痛且忍薦如路塵隨風江湖嗟  
嘆甚貧敢輕其生以殞厥身嗚呼哀哉家則我躬食則

我力念親所自肯任憂責百死不計既竭爾力輩瓢可  
營一笑親色世之他人誰不弟兄我曰朋友爾曰師生  
陋哉俗學蟬蠹聖經曾不遺力一門長城嗚呼哀哉萬  
里東南往來叅差再召再逐中途喜悲荆渚執手才得  
一詞念爾遠客誰藥誰醫嗚呼哀哉四人鴈行我獨將  
母斷不可續手足斤斧隻影自憐弔此遲暮痛欲叫天  
茹不復吐嗚呼哀哉念爾定期我適官居孀妻拊棺羣  
兒泣呱雲巢之山桃李成株一奠遙訣宿草莫勸嗚呼

哀哉

祭程端卿使君文

念昔識君斯文云初自二蘇子曰交不踈捧腹笑談岸  
然魁梧青雲倚竢九軌之衢飛黃驊騮不繫而趨三十  
年間歲月寥闊君先我鳴一前一却我何敢望忍死溝  
壑晚得一官排擯留落去來萬里繫船送迎一夕之語  
今隔平生嗚呼哀哉我丞彭門若守我鄉夢寐見君數  
山相望憂時之論憤物之章如玉如金盈溢縑緗俄聞

訃音舉家倉皇嗚呼哀哉情相後先義均彼此文字之  
樂兩家父子恩意骨肉不替終始善類吾徒零落無幾  
嗚呼哀哉健於詞筆書成幾車幸哉有子亦可傳家翠  
巖深栖吐吞雲霞死生不隔月印泥沙哭淚欲枯老眼  
三巴

祭張子覺文

先生之喪兩紀於茲後豈無人顧憐以悲行路欲掩義  
則我師我則老矣不忘角羈奮然其家告我定期禮既

不廢緩則可追後猶義之天或未衰嗚呼哀哉我欲臨  
穴吏書繫縻夢想如昨奠以寓詞嗚呼哀哉

祭張氏姑文

先君弟兄同氣二人兩家往來分災恤貧式好無尤有  
嚴而親念昔襁褓惟姑之仁先考及妣相望去世所幸  
有姑恩愛未替姑老多病甘旨誰計我有微祿念念曷  
濟江湖西歸姑疾在牀省問及門拜姑於堂自云見汝  
不藥而良來官成都臨別淚浪到官一年俄以訃至心

喪自我制以恩意豈惟吾姑鉅痛所寄一奠遙訣重泉  
永閼嗚呼哀哉

祭陳氏婦文

三江陳氏以孝名門兒婦惟陳歸吾兒圓琅玕瑩秀擢  
自其根中外惟孝一無間言夙夜望汝亢吾後昆嗚呼  
哀哉三仕隨侍貧窮百艱饋祀隨宜俎實盤餐未嘗告  
匱諾曰有原櫛沐未明管鑰倡先童奴畏愛睦睦以歡  
嗚呼哀哉吾典沉黎千里瘴烟委汝吾母喜懼親年家

未可將數日而遷臨別告病老稚潛然到黎聞汝寧親  
而奔自夏達秋計來蠻村嗚呼哀哉四子一女羽翼飛  
翩汝實親哭女成男田舟死秀州歸沂蜀船漢立聰慧  
汝所甚憐憶母至死母柩云過惟羣泣爪血如迸泉自  
云衆子今唯一存老懷甚惡摧裂膺肝嗚呼哀哉汝死  
郎伯圓身恫瘝以姜繼汝汝後其蕃吉竊惟卜昭穆新  
阡生死幻境祔以漢孫惟汝子母同歆一樽嗚呼哀哉

又

翁翁婆婆以庶羞之莫告於近故陳氏婦八十四孺人  
吾四月初別汝來守沉黎以汝之夫與汝二子行汝之  
病寒熱增減醫藥緩急不唯舅姑不及視而汝之夫與  
二子者亦復省問曠廢俾汝以死吾心痛恨有所不足  
嗚呼哀哉汝之死未知日辰而以嘉陽十叔書為信為  
汝携二子并嫻輩發哀如禮汝之夫與汝母汝弟以吾  
親老在堂若有所憚不敢以訃不知衣衾之陳柩殯之  
所齋祭之用得如禮否嗚呼哀哉汝今年生一子復喪

一子於生者未必喜而於死者甚悲臨別見汝涕淚出拜吾心  
怪之且囑汝秋冬來官上日望汝佳不謂永已嗚呼哀  
哉吾二子二婦舅姑所恃以永此世汝又婉順孝敬吾  
許汝以終昌艾而止此夫遣人告汝殯致一齋以見舅  
姑哭汝痛汝之心汝二子川孫漢孫與乳母在此甚安  
當歸卜葬於李氏尚歆此卮無怖無忽

祭簡姐文

知郡李博士宜人何氏抗孫娘等以清酌素羞告於趙

氏簡姐之靈汝妾於李氏歲逾二紀勞力巨細辛苦終始自吾以布衣立門戶汝則同其戚喜賓客慶弔出入綱紀有察有臨豈惟佐其饋祀久稽汝留為汝擇配間欲去而輒止付汝以後亦云有子自黎歸資跨數百里他日葬汝法雲山下汝之幽潔長齋其終為佛法之依示不忘平生之義嗚呼哀哉